韻語陽秋/卷二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韻語陽秋/卷一 ◄

韻語陽秋
卷二

► 韻語陽秋/卷三

荊公嘗有詩曰：〔功謝蕭規慚漢第，恩從隗始詫燕台。〕或謂公曰：〔蕭何萬世之功，則功字固有來處，若恩字未見有出也。〕荊公答曰：〔韓集《鬥雞聯句》，則孟郊云『受恩慚始隗』。〕則知荊公詩用法之嚴如此。然〔一水護田將綠繞，兩山排闥送青來〕之句，乃以樊噲排闥事對護田，豈護田亦有所出邪？有好事者為余言，一日，有人面稱公詩，謂〔自喜田園安五柳，但嫌屍祝擾庚桑〕，以為的對。公笑曰：〔伊但知柳對桑為的對，然庚亦是數，蓋以十日數之也。〕余謂荊公未必有此意，使果如好事者之說，則作詩步驟亦太拘窘矣。錢起《送屈突司馬詩》云：〔星飛龐統驥，箭發魯連書。〕人多稱其工。余恨龐統驥出處無星字，而魯連書有箭字也。《趙給事中晚歸不遇詩》：〔忽看童子掃花處，始愧夕郎題鳳來。〕前句不用事，後句用二事；皆非律也。

《錢起集》前八卷後五卷。鮑欽止謂昭宗時有中書舍人錢翊，亦起之諸孫，今起集中恐亦有翊所作者。余初未知其所據也。比見前集中有《同程七早入中書》一篇云：
不意雲霄能自致，空驚鴛鷺忽相隨。臘雪新晴柏子殿，春風欲上萬年枝。
《和王員外雪晴早朝》云：
紫微晴雪帶恩光，繞仗偏隨鴛鷺行。長信月留寧避曉，宜春花滿不飛香。
二詩皆翊所作無疑，蓋起未嘗入中書也。集中又有 《登彭祖樓》一詩，而薛能集亦載，則知所編甚駁也。

陳去非嘗為余言：唐人皆苦思作詩，所謂〔吟安一箇字，撚斷數莖須〕，〔句向夜深得，心從天外歸〕，〔吟成五字句，用破一生心〕，〔蟾蜍影裏清吟苦，舴艋舟中白髮生〕之類是也。故造語皆工，得句皆奇，但韻格不高，故不能參少陵之逸步。後之學詩者，儻能取唐人語而掇入少陵繩墨步驟中，此速肖之術也。余嘗以此語似葉少蘊，少蘊云：李益詩云：〔開門風動竹，疑是故人來〕，沈亞之詩云：〔徘徊花上月，虛度可憐宵〕，皆佳句也。鄭谷掇取而用之，乃云：〔睡輕可忍風敲竹，飲散那堪月在花〕，真可與李沈作僕奴。由是論之，作詩者興致先自高遠，則去非之言可用；儻不然，便與鄭都官無異。

杜甫讀蘇渙詩，則曰：〔余髮喜卻變，白間生黑絲。〕高適觀陳十六史碑，則曰：〔我來觀雅制，慷慨變毛髮。〕

方干詩，清潤小巧，蓋未升曹、劉之堂，或者取之太過，余未曉也。王贊嘗稱之曰：〔鋒肌滌骨，冰瑩霞絢，嘉餚自將，不吮餘雋。麗不芬葩，苦不臞棘，當其得志，倏與神會。〕孫郃嘗稱之曰：

〔其秀也，仙蕊於常花；其鳴也，靈鼉於眾響。〕觀其所作《登靈隱峰詩》云：

〔山疊雲霞際，川傾世界東。〕《送喻坦之詩》云：

〔風塵辭帝里，舟楫到家林。〕此真兒童語也。《寄喻鳧》云：

〔寒蕪隨楚盡，落葉渡淮稀。〕而《送喻坦之下第》又云：

〔過楚寒方盡，浮淮月正沉。〕《贈路明府詩》云：

〔吟成五字句，用破一生心。〕而《贈喻鳧》又云：

〔才吟五字句，又白幾莖鬚。〕《稱湖心寺中島》云：

〔雪折停猿樹，花藏浴鶴泉。〕而《寄越上人》又云：

〔窗接停猿樹，帆飛浴鶴泉。〕《於使君詩》云：

〔月中倚棹吟漁浦，花底垂鞭醉鳳城。〕而《送伍秀才詩》又云：

〔倚棹寒吟漁浦月，垂鞭醉入鳳城春。〕塵其語言，重複如此，有以見其窘也。至於〔野渡波搖月，空城雨翳鐘〕，〔白猿垂樹窗邊月，紅鯉驚鉤竹外溪〕，〔義行相識處，貧過少年時〕等句，誠無愧於孫、王所賞。

李長吉云：〔我生二十不得意，一生愁心，謝如梧蘭。〕至二十七而卒。陳無己《除夜詩》云：

七十已強半，所餘能幾何。遙知暮夜促，更覺後生多。

至四十九而卒。語意不祥如此，豈神明者先授之耶？

連綿字不可挑轉用，詩人間有挑轉用者，非為平側所牽，則為韻所牽也。羅昭諫以泬寥為寥泬，是為平側所牽，《秋風生桂枝詩》所謂〔寥泬工夫大〕是也。又以汍瀾為瀾汍，是為韻所牽，《哭孫員外詩》所謂〔故侯何在淚瀾汍〕是也。

老杜詠《螢火詩》云：
幸因腐草出，敢近太陽飛。未足臨書卷，時能點客衣。
似譏當時閹人用事於人君之前，不能主張文儒，而乃如青蠅之點素也。說者乃謂喻小有才而侵侮大德，豈不誤哉。羅隱竊取其意，乃曰：
不思曾腐草，便擬倚孤光。若道通文翰，車公業肯長。
其視前作愧矣。

沈存中云：〔退之《城南聯句》云：『竹影金瑣碎。』金瑣碎者，日光也，恨句中無日字爾。〕余謂不然，杜子美云：〔老身倦馬河堤永，踏盡黃榆綠槐影。〕亦何必用日字？作詩正欲如此。

詩家有換骨法，謂用古人意而點化之，使加工也。李白詩云：〔白髮三千丈，緣愁似箇長。〕荊公點化之，則云：〔繰成白髮三千丈。〕劉禹錫云：〔遙望洞庭湖翠水，白銀盤裏一青螺。〕山谷點化之，則云：〔可惜不當湖水面，銀山堆裏看青山。〕孔稚圭《白苧歌》云：〔山虛鐘響徹。〕山谷點化之，則云：〔山空響管弦。〕盧仝詩云：〔草石是親情。〕山谷點化之，則云：〔小山作朋友，香草當姬妾。〕學詩者不可不知此。

魯直謂陳後山學詩如學道，此豈尋常雕章繪句者之可擬哉。客有為余言後山詩，其要在於點化杜甫語爾。
杜云〔昨夜月同行〕，後山則云〔勤勤有月與同歸〕。
杜云〔林昏罷幽磬〕，後山則云〔林昏出幽磬〕。
杜云〔古人日已遠〕，後山則云〔斯人日已遠〕。
杜云〔中原鼓角悲〕，後山則云〔風連鼓角悲〕。
杜云〔暗飛螢自照〕，後山則云〔飛螢元失照〕。
杜云〔秋覺追隨盡〕，後山則云〔林湖更覺追隨盡〕。
杜云〔文章千古事〕，後山則曰〔文章平日事〕。
杜云〔乾坤一腐儒〕，後山則曰〔乾坤著腐儒〕。

杜云〔孤城隱霧深〕，後山則曰〔寒城著霧深〕。
杜云〔寒花只暫香〕，後山則云〔寒花只自香〕。如此類甚多，豈非點化老杜之語而成者？余謂不然。後山詩格律高古，真所謂〔碌碌盆盎中，見此古罍洗〕者。用語相同，乃是讀少陵詩熟，不覺在其筆下，又何足以病公。

《五代史補》載羅隱《題牡丹》云：〔若教解語應傾國，任是無情也動人。〕曹唐曰：〔此乃詠子女障子爾。〕隱曰：〔猶勝足下作鬼詩。〕乃誦唐《漢武要宴王母詩》曰：〔樹底有天春寂寂，人間無路月茫茫。〕豈非鬼詩。《南史》載孝武嘗問顏延之曰：〔謝莊《月賦》何如？〕答曰：〔莊始知『隔千里兮共明月』。〕帝召莊，以延之語語之。莊應聲曰：〔延之作《秋胡詩》，始知『生為久離別，沒為長不歸。』〕《典論》云：〔文人相輕，自古而然。〕

高適《別鄭處士》云：〔興來無不愜，才大亦何傷。〕《寄孟五詩》云：〔秋氣落窮巷，離憂兼暮蟬。〕《送蕭十八》云：〔常苦古人遠，今見斯人古。〕《題陸少府書齋》云：〔散帙至棲鳥，明燈留故人。〕皆佳句也。《上陳左相》云：〔天地莊生馬，江湖范蠡舟。〕亦有含蓄。但莊子謂天地一指，萬物一馬，而以天地為馬，誤矣。

晉張翰憶吳中蓴菜鱸膾而歸，而高適屢作越上用。如《送崔功曹赴越》云：〔今朝欲乘興，隨爾食鱸魚。〕《送李九赴越》云：〔鏡水若所憶，蓴羹子舊便。〕人以為疑。余考《地理志》，漢吳縣隸今會稽郡，則以鱸魚作越上，亦無傷也。

山谷詩多用〔稻田衲〕，亦云〔田衣〕。王摩詰詩云：〔乞飯從香積，裁衣學水田。〕又云：〔手巾花疊淨，香帔稻畦成。〕豈用是邪？

魯直謂東坡作詩，未知句法。而東坡題魯直詩云：〔每見魯直詩，未嘗不絕倒。然此卷語妙甚，而殆非悠悠者可識。能絕倒者已是可人。〕又云：〔讀魯直詩，如見魯仲連、李太白，不敢復論鄙事。雖若不適用，然不為無補。〕如此題識，其許之乎，其譏之也？魯直酷愛陳無己詩，而東坡亦不深許。魯直為無己揚譽無所不至，而無己乃謂〔人言我語勝黃語〕何邪？

自古工詩者，未嘗無興也。睹物有感焉，則有興。今之作詩者，以興近乎訕也，故不敢作，而詩之一義廢矣！老杜《萵苣詩》云：

兩旬不甲坼，空惜埋泥滓。野莧迷汝來，宗山生實於此。
皆興小人盛而掩抑君子也。至高適《題張處士菜園》則云：
耕地桑柘間，地肥菜常熟。為問葵藿資，何如廟堂肉。
則近乎訕矣。作詩者苟知興之與訕異，始可以言詩矣。

張籍，韓愈高弟也。愈嘗作《此日足可惜》贈之，八百餘言。又作《喜侯喜至》之篇贈之，二百餘言；又有《贈張籍》一篇，二百言，皆不稱其能詩。獨有《調張籍》一篇大尊李杜，而末章有〔顧語地上友，經營無太忙〕之句。《病中贈張籍》一篇有〔半塗喜開鑿，派別失大江。吾欲盈其氣，不令見麾幢〕之句。《醉贈張徹》有〔張籍學古淡，軒昂避雞群〕之句。則知籍有意於慕大，而實無可取者也。及取其集而讀之，如《送越客詩》云：〔春雲剡溪口，殘月鏡湖西。〕《逢故人詩》云：〔海上見花發，瘴中聞鳥飛。〕《送海客詩》云：〔入國自獻寶，逢人多贈珠。〕〔紫掖發章句，青闈更詠歌。〕如此之類，皆駢句也。至於語言拙惡，如：〔寺貧無施利，僧老足慈悲。〕〔收拾新琴譜，封題舊藥方。〕〔多申請假牒，祇送賀官書。〕此尤可笑。至於樂府，則稍超矣。姚秘監嘗稱之曰：〔妙絕《江南曲》，淒涼《怨女詩》。〕白太傅嘗稱之曰：〔尤攻樂府詞，舉代少其倫。〕由是論之，則人士所稱者非以詩也。

應制詩非他詩比，自是一家句法，大抵不出於典實富豔爾。夏英公《和上元觀燈詩》云：
魚龍曼衍六街呈，金鎖通宵啟玉京。冉冉遊塵生輦道，遲遲春箭入歌聲。
寶坊月皎龍燈淡，紫館風微鶴燄平。宴罷南端天欲曉，回瞻河漢尚盈盈。
王岐公詩云：
雪消華月滿仙台，萬燭當樓寶扇開。雙鳳雲中扶輦下，六鼇海上駕峰來。
鎬京春酒霑周燕，汾水秋風陋漢材。一曲昇平人共樂，君王又進紫霞杯。
二公雖不同時，而二詩如出一人之手，蓋格律當如是也。丁晉公《賞花釣魚詩》云：〔鶯驚鳳輦穿花去，魚畏龍顏上釣遲。〕胡文恭云：〔春暖仙莫初罷靡，日斜芝蓋尚徘徊。〕鄭毅夫云：〔水光翠繞九重殿，花氣醲薰萬壽杯。〕皆典實富豔有餘。若作清臞平澹之語，終不近爾。

翰苑作春帖子，往往秀麗可喜。如蘇子容云：
璇宵一夕斗摽東，瀲灩晨曦照九重。和氣薰風摩蓋壤，競消金甲事春農。
鄧溫伯云：

晨曦瀲灩上簾櫳，金屋熙熙歌吹中。桃臉似知宮宴早，百花頭上放輕紅。

蔣穎叔云：

昧旦求衣向曉雞，蓬萊仗下日將西。花添漏鼓三聲遠，柳映春旗一色齊。

梁君貺詩云：

東方和氣斗回杓，龍角中星轉紫霄。聖主問安天未曉，求衣親護玉宸朝。

皆佳作

也。余觀鄭毅夫《新春詞》四首，其一云：

春色應隨步輦還，珠旒玉几照龍顏。紫雲殿下朝元罷，便領東風到世間。

其二云：

春風細拂綠波長，初過層城度建章。草色未迎雕輦翠，柳梢先學赭衣黃。

其三云：

晴暉散入鳳凰樓，一行珠簾不下鉤。漢殿鬥簪雙彩燕，併和春色上釵頭。

其四云：

小池春破玉玲瓏，聲觸簾鉤漸好風。閑繞欄杆掐花樹，春痕已著半梢紅。

觀此四詩，與帖子格調何異？豈久於翰苑而筆端自然習熟邪？

咸平景德中，錢惟演、劉筠首變詩格，而楊文公與王鼎、王綽號〔江東三虎〕，詩格與錢、劉亦絕相類，謂之〔西昆體〕。大率效李義山之為豐富藻麗，不作枯瘠語，故楊文公在至道中得義山詩百餘篇，至於愛慕而不能釋手。公嘗論義山詩，以謂包蘊密緻，演繹平暢，味無窮而炙愈出，鎮彌堅而酌不竭，使學者少窺其一斑，若滌腸而浣骨。是知文公之詩，有得於義山者為多矣。又嘗以錢惟演詩二十七聯，如〔雪意未成雲著地，秋聲不斷鴈連天〕之類，劉筠詩四十八聯，如〔溪牋未破冰生硯，壚酒新燒雪滿天〕之類，皆表而出之，紀之於《談苑》。且曰二公之詩，學者爭慕，得其格者，蔚為佳詠。可謂知所宗矣。文公鑽仰義山於前，涵泳錢、劉於後，則其體制相同，無足怪者。小說載優人有以義山為戲者，義山服藍縷之衣而出。或問曰：〔先輩之衣何在？〕曰：〔為館中諸學士掃扯去矣。〕人以為笑。

顏延之謝靈運各被旨擬《北士篇》，延之受詔即成，靈運久而方就。梁元帝云：〔詩多而能者沈約，少而能者謝朓，雖有遲速多寡之不同，不害其俱工也。〕

米元章賦詩絕人，而人罕稱之者，以書名掩之也。如《不及陪東坡往金山作水陸詩》云：

久陰障奪佳山川，長瀾四溢魚龍淵。眾看李郭渡浮玉，晴風掃出清明天。
頗聞妙力開大施，足病不列諸方仙，想應蒼壁有垂露，照水百怪愁寒煙。
《棲雲閣》云：
雲出救世旱，澤浹雲尋歸。入石了不見，豐功已如遺。
龍驀薦復起，抱石明幽姿。雲乎無定所，隱者何當棲。
如此二詩，殆出翰墨畦逕之表，蓋自邁往淩雲之氣流出，非尋規索矩者之可到也。

余襄公靖嘗在契丹作胡語詩云：〔夜筵沒邏臣拜洗，兩朝厥荷情幹勒。微臣雅魯祝君統，聖壽鐵擺俱可忒。〕沒邏言後，盛拜洗言受賜，厥荷言通好，幹勒言厚重，鐵擺言嵩高也。沈存中《筆談》載刁約使契丹戲為詩云：
押燕移離畢，看房賀跋支。踐行三匹裂，密賜十貔狸。
移離畢，如中國執政官；賀跋支，執衣防閤人；匹裂，小木罌；貔狸，形如鼠而大，狄人以為珍饌。二詩可作對，故表而出之。

詩之有思，卒然遇之而莫遏，有物敗之則失之矣。故昔人言覃思、垂思、抒思之類，皆欲其思之來，而所謂亂思、蕩思者，言敗之者易也。李棨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，唐求詩所遊歷不出二百里，則所謂思者，豈尋常咫尺之間所能發哉！前輩論詩思多生於杳冥寂寞之境，而志意所如，往往出乎埃隘之外。苟能如是，於詩亦庶幾矣。小說載謝無逸問潘大臨云：〔近日曾作詩否？〕潘云：〔秋來日日是詩思。昨日捉筆得『滿城風雨近重陽』之句，忽催租人至，令人意敗，輒以此一句奉寄。〕亦可見思難而敗易也。

韓退之《調張籍詩》曰：〔刺手拔鯨牙，舉瓢酌天漿。〕魏道輔謂高至酌天漿，幽至於拔鯨牙，其用思深遠如此。彼獨未讀《送無本詩》爾。其曰：
我嘗示之難，勇往無不敢。蛟龍弄牙角，造次欲手攬。
眾鬼囚大幽，下覷襲元窞。
言手攬蛟龍之角，下覷眾鬼之窞，皆難事，而無本勇往無不敢，蓋作文以氣為主也。則《調張籍》之句，無乃亦是意乎？

孟郊詩云：〔食薺腸亦苦，強歌聲無歡。出門即有礙，誰謂天地寬。〕許渾詩云：〔萬里碧波魚戀釣，九重青漢鶴愁籠。〕皆是窮蹙之語。白樂天詩云：〔無事日月長，不羈天地闊。〕與二子殆宵壤矣。《青箱雜記》載李泰伯一絕云：

人言落日是天涯，望極天涯不見家。已恨碧山相掩映，碧山還被暮雲遮。

識者曰，此詩意有重重障礙，李君其不偶乎！後果如其言。